

## 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特别策划 走近旅团长⑤

初冬，长空寥廓。万里空疆，鹰飞鹤落。

东北某机场，23岁的飞行学员公艳峰又一次驾驶歼教-9战机迎风起飞。这一次，他身后的座舱“封舱”了——年轻的“雄鹰”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战斗科目单飞。

西南某机场，25岁的飞行员李旭峰

也起飞了。这一次，刚刚完成三代机改装训练的他，驾驶歼-10C战机巡航天空，正式开始战斗值班。

公艳峰起飞的那条跑道，也是李旭峰战斗飞行的起点。那里是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训练旅。

这个旅负责为飞行学员开展作战飞机入门教学训练。3年前，旅长杨在

坤受命来到这里，探索飞行学员新模式改装训练。

这里，是年轻飞行员获取战术素养的源头；这里，也是空军飞行员训练转型的源头。

从源头出发，20多岁的李旭峰和公艳峰倍感幸运。作为按新模式培养的

“不经过二代机培训，直接进入三代机部队服役”的历史性跨越，成长周期大大缩短。

从源头出发，年过40的杨在坤同样倍感幸运。飞了20多年，在战斗飞行生涯的后期，突然走到训练转型的前沿，他庆幸自己能“飞上更高的平台，遇见更好的自己”。

“我们都在转型重塑中，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”站在高高的飞行塔台上，看着年轻的飞行学员驾驶战机遇起落落，杨在坤感慨不已。

飞行间隙，杨在坤经常站在塔台顶层，眯着眼睛凝望窗外晴空下训练的“雏鹰”，那种神情就好像在眺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军的明天……

## 对话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旅长杨在坤——

## 飞上更高的平台，遇见更好的自己

■本报记者 王天益 特约记者 邵文杰 于森鑫



第607期

## 特稿

## 一个人的转型

## 第二次起飞，从40岁以后开始

“我的转型有些晚，但很庆幸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”

“通过一个人的努力改变更多人，比自己飞上好战机更有意义”

11月8日这天，杨在坤先后3次带教学员飞行，又一次达到大纲规定的一日带教飞行次数上限。

战机翱翔蓝天，头盔面罩之下，年满48岁的杨在坤依然活力四射。在前不久的体能考核中，他所有课目的成绩都超过了满分。

“飞了28年，我的第二次起飞从40岁以后开始。”杨在坤说，“40岁之前，自己通过努力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，但总成绩不算突出；后来赶上训练模式转型，又突然迸发出了无限的动力。”

飞行是一项充满激情与挑战的事业。如果说有人是天生的飞行员，那么杨在坤认为，性情内敛的自己是算不上的。

小时候，他对飞行的全部印象是淄博老家的上空，偶尔掠过的空军航校教练机，以及曾作为炮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口中，那些飞扬跋扈的美军战机。

那场战争中，父亲曾击落敌方一架F-4战机并荣立战功。退伍后，他当了一名煤矿工人，在地层深处的一次次塌方中死里逃生。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儿子也能驾驶飞机冲上云霄，长子出生后，他给了一个与大地密切相关的名字：杨在坤。

读高中时，杨在坤突然被老师叫到办公室，参加了一场视力测试，而后又在一系列体检中脱颖而出。再后来，他便以超出招飞线一大截的高考成绩被空军航校录取。

那是1990年，一场海湾战争震惊世界，19岁的杨在坤也因此读懂了什么叫做空权。“自觉天分一般”的他开始拼命地学习。有人建议性格内向的他去飞轰炸机，但他一口咬定：“就想飞歼击机。”

毕业后，技战术精湛的他被调入空军某基地，当上教官的教官，培养战术飞行教员。教学飞行年复一年，因为爱学习被大家称作“秀才”的他，却越学越感到困惑：未来打仗，我们真能这样飞吗？

2003年，他得到了一次赴国外学习深造的机会。那一年，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第三代歼击机歼-10交付部队。那一年，近距离感受世界空军强国对三代机的成熟应用，他忧患在胸。

“大家都觉得要改变，但怎么改、朝哪里变，却不很清楚！”当时才30来岁的杨在坤，以为自己将沿着一条既定航线飞向飞行生涯的终点。

转型的机遇，在数年之后出现。那年，空军组织探索新的训练模式，时任飞行团团长的杨在坤受命带队参训。这是一场全新的探索，从观念上、路径上、方法上都与以往截然不同。

杨在坤完成改装训练后，发现自己的技战术能力有了很大提升：“我的转型有些晚，但很庆幸还是赶上了这个时代。”

不久，新的转折点接踵而至——空军准备推开新模式、新大纲建制改装，杨在坤是理想的指挥员人选。

去不去？那年，杨在坤45岁，在熟悉的航线上，他可以平稳飞到退休，也可能随部队改装三代机，实现飞上先进



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教学任务密集，经常可见3架战机在同一条跑道上连续起落。余晓威摄



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旅长杨在坤

战机的梦想。

去！他没有任何犹豫：院校是飞行员成长的源头，从源头更新水体，才能更广泛深远地重塑江河。

他挑选出7名已完成转型的优秀教官，并逐一征求意见。结果，大家的想法出奇地一致：“通过一个人的努力改变更多人，比自己飞上好战机更有意义。”

一个以转型为共同目标的团队就此形成。2016年春节刚过，他们告别亲人战友，穿越山海关，一路向北，一头扎进冰天雪地里的训练场。

他们期待着从那里开始，以一颗颗小小的水滴，汇成澎湃的大江大河，引领一场影响深远的转型浪潮。

## 一群人的转型

## 给人一滴水，自己要有一桶水，这桶水还得是活水

“你如果不去突破，就会永远困在井里”

“如果没有新的基因，内部繁衍的种群将越来越弱”

教学转型，教官先行。杨在坤的首要任务，是帮助全旅教-8飞机教官完成歼教-9战机新模式改装训练。

从二代性能的老型教练机到接近三代性能的新型教练机，这场改装既要改机型、改模式，又要改思维、改理念，难度前所未有，杨在坤却“热情特别高、干劲特别足”。

然而，转型之路一开始并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顺利。

面对挫折，杨在坤发现，不少人眼中曾经光芒四射的信心、期待，似乎在一夜之间被一片黯淡和迷茫所取代。

刚刚起飞就跌入低谷，杨在坤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妻子北上探亲，心疼地安慰他：“没啥大不了的，你要接着干，我就继续支持你，家里的事儿你都别操心！”

他揉揉发潮的眼睛，对妻子笑了笑：“你啥时候见我半途而废过？”

不善言辞的他，决心用实干扭转局面。站在空旷的跑道尽头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一腔热血的他变得更加冷静，就

像烧红的铁块在遇冷淬火后变得更加坚硬。

检讨反思会上，他第一个上台发言。紧接着，他带着教官把教学课目逐一重新加工打磨，重新试飞了一遍。

一次教学飞行，气象预报可能有雨。有人露出犹豫情绪，他拎起头盔站到大家面前：“天气不好，我先上去看看！”

教官杨珂记得，那段时间，杨在坤既当指挥员又当教员。“我们每天给参训者打完分都晚上10点多了，他再汇报冰天雪地里的训练场。”

教官黄小保感慨，那段时间，自己因为带教任务都忙得几天没空洗澡，“他的教学任务不比我们少，还要组训，可想而知多忙！”

接受改装的张金新发现，即使这样，杨在坤的训练标准丝毫没变。一次飞行训练，杨在坤只给他打了58分。飞了10多年，带出了六七批学员，却还差两分及格，张金新觉得面子上挂不住。

他把成绩单贴在办公桌前“卧薪尝胆”，直到下一次飞好了才取下来。那一刻，他忽然明白了旅长的良苦用心：“转型的过程中，有些东西，你如果不去突破，就会永远困在井里。”

几个月后，真正的突破终于到来——接受改装的教官开始第一次单飞。旅参谋长第一个驾机起飞，紧接着，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当最后一架战机顺利返航时，一群曾给无数学生放过单飞的教官，为自己的这次单飞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那天，北国已冰雪消融，树木的枝头发出了新芽。

渐渐地，新芽长成了一片翠绿。3年多来，他们从3架战机、7名教官起步，先后完成了50名教官的改装，为部队输送了近30名三代机飞行员。最近，又有40多名飞行学员开始放单飞。

回首前路，杨在坤觉得，自己“三年打基础”的目标已部分实现，但飞行员培养模式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。

“军事强国的飞行教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我们才刚刚起步，还差得很远呢。”他不止一次对刚刚完成转型的教官们讲：“给人一滴水，自己要有一桶水，而且，这桶水还得是活水。”

“活水”从何而来？杨在坤觉得首要的是加强学习。“已知的半径越大，未知的边界越广，只有不断学习，才不至于

落后。”

他热切期待院校和部队之间能走开人才双向交流之路，不断把部队训练转型的最新成果带到飞行教学的源头。“如果没有新的基因，内部繁衍的种群将越来越弱。”他说。

这些年来，目睹空军战斗机进院校、现役轰炸机进院校等教学改革不断推进，杨在坤坚信，新的转型浪潮即将滚滚而来。

## 一代人的转型

## 我们的战斗，是培养最优秀的战斗员

“我们就像是造枪的人，枪打得越远越准，我就越骄傲”

“每一滴航油都要飞出战斗力，不允许拿航油来弥补你悟性的不足”

飞行学员们开始单飞的时候，代号“65”的学员却要停飞了。

停飞对一名飞行员意味着什么，飞了20多年的杨在坤当然清楚。停飞前，他亲自带教，再次认真考查“65”的飞行能力。填写考评表时，每一项“不及格”的后面，他都认真备注了原因。

年轻的“65”稚气未脱，见到教官几番落泪：“我还想飞！”然而，评审小组做出最终决定时，没有教官为他说话。

按新模式培养第一批飞行员时，也有一个学员停飞。当时，负责带教他的教官盛伟鑫一度想不通：带了好几个月，付出那么多心血，停了多可惜！

杨在坤的一番话说服了盛伟鑫。“教学就是打仗，我们的战斗是培养最优秀的战斗员，如果能力不够还勉强飞，对部队、对他本人都是不负责的。”

在那160多架战机组成的鹰阵中，他所在单位培养出的3名飞行员驾驶四代机歼-20奋飞在前，他们曾经的老师则驾驶着歼教-9列阵在末尾。

这一幕意味深长。杨在坤说：“作为教官，我们就像是造枪的人，枪打得越远越准，我就越骄傲。”

说到这里，他呵呵地笑了，鱼尾纹瞬间爬满眼角，好似一道道战机尾焰写进蓝天……

（采访得到宋修刚、王维华、刘捷夫、姜海、张元治等人协助，特此致谢）

习主席指出，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，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，向能打仗、打胜仗聚焦。近年来，我旅在飞行学员培养上的探索实践，就是空军院校聚力备战打仗、推进教学训练改革的一个缩影。

我旅是首家建制改装歼教-9的训练旅，也是首家按照新的实战化模式组训的训练旅，还是首批进行新大纲、新法规组训的训练旅。肩负历史重任，我们着眼空军战略转型要求，更新教育理念，改革训练内容，创新训练模式，目前已经实现毕业学员初步具备作战能力的预期目标，走开了空军战斗力建设“供给侧改革”的实战化组训探索之路。

转型发展的道路上少不了爬坡过坎、荆棘丛生。一路前行，我们经历了新旧两种模式、两种理念的激烈碰撞，直面新模式、新教官、新飞机、新环境等因素叠加的巨大风险，还克服了师资短缺、任务紧迫等困难。

## 不忘来路 闯出新路

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旅长杨在坤

柏晓宇

不忘来路，我们始终坚定前行。面对思维理念、训练方法等各个层次的创新，我们大力发扬军事民主，深入进行教学研究，反复论证组训模式，促进新模式与院校教育有效融合。面对探索中的未知风险，我们建立了新的组训流程、教学规范、监督检查等制度机制，用法规制度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。面对训练资源、教官队伍方面的短板，我们多次重新编组排训骨干，反复调整教官队伍，全体飞行员没有一个计较自身得失，一心只想着改装进度。

不忘来路，闯出新路。目前，我旅全体教官均已具备实战化组训培养能力，按新模式培养的飞行学员广受作战部队欢迎，近两批结业学员正在进行歼-10C、歼-11B、歼-16等先进主战机型改装，进度快的已开始担负作战任务。今年国庆阅兵，旅教官团队驾驶歼教-9战机，以米秒不差的精度光荣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。

强军兴军，要在得人。作为飞行员培养的最前端，我们必须加快人才培养步伐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提供人才支撑。

## 搭档说

宋修刚、王维华、刘捷夫、姜海、张元治等人协助，特此致谢